

瑯琊山志

澤遠閣署

卷一



瑯琊山志卷之六

醉翁豐樂二亭集

醉翁亭興廢考

醉翁亭在城西南七里瑯琊山後宋僧智仙爲歐陽文忠建興廢不一光緒七年全椒薛觀察時雨重修前爲門二重院二自院而東爲亭二後爲二賢堂祀歐蘇兩文忠後人又加王元之爲三旁有門上鑿漸入佳境宋宣化中郡守唐恪建同醉亭于此嘉泰中林鏐以此四字易名今亭廢自院而西爲六一泉明盧洪夏引水鑿池九曲可以流觴建意在亭于其上

泉之北爲馮若愚祠東廂爲寶宋齋蘇文忠書亭記
碑在焉西廂有樓嘉靖間趙欽建後沈思孝改爲解
醒閣今仍其名泉之西爲方池乃泉上源鑿石爲竇
引澗水入澗卽釀泉也池中有亭古見梅亭明邵梅
墩侍御建再入一院爲梅瑞堂堂前石欄有梅三株
舊有歐公手植已萎茲蓋後人補種以資點綴云出
亭門踰橋而西有翼然亭其東山麓又有攬芳亭已
廢

醉翁亭記

歐陽修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

秀者瑯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
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
者醉翁亭也作之者誰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誰太
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
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
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
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
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
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
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

後者應偃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
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
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
弈者勝觥籌交錯坐起而誼譁者衆賓歡也蒼顏白
髮頽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
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
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
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
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
也

重建醉翁亭記

楊士琦

三代而下以仁厚爲治者莫踰於宋宋三百年其民
安於仁厚之治者莫踰昭陵之世當時君臣一德若
韓范富歐號稱人傑皆以國家生民爲心以太平爲
己任蓋至於今天下士大夫想其時論其功景仰歆
慕無已也而當時同朝有君子有小人君子不容於
小人不能久安於中或暫黜而遽還或屢擯而復用
而終能顯其功名者由其君之明也歐陽文忠公以
古文奧學直言正行卓卓當時其凜凜忠義之氣知
有君知有道而已身不暇恤其暇恤小人哉而小人

皆不便之故一斥彝陵再斥於滁旣復起歷踐清華
從容廟堂與諸君子坐致國家於磐石安者非由君
之明乎考公在彝陵歲餘在滁閱三載皆無幾微遷
謫之意方日務保民而與民旦暮相親相娛樂若父
子然者君子之道固無往不自得也我仁宗皇帝在
東宮覽公奏議愛重不已有生不同時之歎嘗舉公
所以事君者勉羣臣又曰三代以下之文惟歐陽文
忠有雍容醇厚氣象旣盡取公文集命儒臣校定刻
之永樂庚子冬被召赴北京過滁登瑯琊山問醉翁
亭但見寒蕪荒址惟醉翁亭二賢堂六字隱隱巖石

間歎曰此邦先賢之跡棄不治如此其政可知太息
去後六年太僕寺卿天台趙君次進至君素慕公賢
又知滁之人思公不忘也出俸倡寮及滁人復作醉
翁亭而刻公所爲記寘亭中亭後作堂祀公及王元
之元之文章及立朝大節與公相望合而祀之因滁
之舊也又疏六一泉加石贅焉於是滁人歲時謁拜
二賢退而歌詠公之文章又徘徊泉上如親見公之
樂乎此也而又以慰其不忘君子之心焉昔召公布
政南國後人思之至不忍傷其所息之木而况公嘗
樂於此者乎君子之感人心固自有不能已者而非

有賢者倡率於上則亦莫能遂所欲爲此滁人所以有待於趙君也趙君字孝禮所至以賢能稱相斯舉者太僕少卿蘇實龐墳丞楊文達孫暘宋載劉璧簿舒伯治及滁人褚士良等十人

尋醉翁亭記

陳循

往時嘗讀醉翁亭記以謂如滁信可遊而樂也心竊慕之永樂丙申始以備員翰林得扈從還南京南京於滁最近而滁又爲兩京往來所由陸地於是竊有覬覦一造之意然而未敢必歲之庚子三月壬辰始得因職事偕朝士數人者往遊焉旣至值公稍暇因

問所謂醉翁亭處於滁人與滁之賓客者或告或否
然皆少其蕪廢求導致之莫有能者余度越宿當還
以爲不得遂所志矣爲之悵然終日明旦介行有語
太僕丞楊文達以余志者楊欣然喜卽率從事載酒
殽具鞍馬於余數人以往自豐山下馳六七里而止
棄馬登山未十數步而獲少平楊曰此卽亭遺址也
廣僅容亭瓦礫猶存四面而觀皆山環欲無路亭所
負山之石壁刻醉翁亭三篆字其大如斗傍去丈許
又刻二賢堂三隸字大視篆書半之皆無書人氏名
草木蒙翳芟治而後可觀意亭旣廢後人刻之以識

其處或非當時書也所謂二賢者未考圖記意其一
謂醉翁其一必繼翁者莫知謂誰或曰王元之張文
定曾文昭張天亮皆嘗爲滁守者豈其一在此耶蓋
去其時久矣豐樂醒心在州西南一二百步之近滁
人老長尙猶罕有知其處者況於此耶豈余不及久
留固有知者而詢之未周耶亦知與否係乎其人之
好尙何如也凡記之所有而存者山泉禽鳥四時朝
暮之景滁人之遊與凡人力所不能移者耳亦可感
矣於是芟茅席地擷野蔌酌讓泉相與放情其上以
庶幾如醉翁之遊而樂者焉旣而又從數騎西南馳

六七里如瑯琊山山愈深草木泉石愈幽路旁有石數十端方而巨亂置草間蓋遺物也石壁時見字刻漸入佳境之類極南數峯絕高下有松竹數萬雜樹交蔭仰不見日所謂林壑者也中有一蹊介然以險不可以騎繫馬松下而止上有屋數百柱高卑曲折一因崖麓之勢屋壁繚垣之石多爲殘碑斷刻存僅數字不可屬讀其地蓋山之僧智仙所居曰瑯琊寺也有僧壽八十餘布袍素履不出戶三十餘年旣無意於世矣而其應客甚恭若有求於人者問其名不應相值旣坐奇花異草交映前後幽篁野鳥舉目皆

現瑯山志 卷八
是喧呼摩曳之聲不絕於耳楊乃舉酒更酌而繼賓
益歡焉酒酣既去而數人者有中書舍人錢塘王直
太常博士豐城丁鉉行人永豐袁賀王丁二君謂余
於醉翁郡人後進者於是行不可以無記遂記之

重建醉翁亭碑記

薛時雨

山水之氣象歷數千載賢人君子之氣象則數十年
耳而宇內名勝之地氣象映發若有藉於賢人君子
者焉焦山以孝然名栗里以元亮名永嘉以靈運名
柳州以子厚名數君子以前山川流峙而無聞焉者
待賢人君子而後傳傳而後永醉翁當宋全盛治滁

不三年滁之山水遂託於醉翁而氣象始發唐之韋

公燕寢之盛集煮石之遐寄猶若讓美焉

時雨

幼讀

東坡詩云醉翁行樂處草木亦可敬桑根敝廬去滁

山五十里而近往來策蹇憑歐梅之亭拓子瞻之碑

悠然有懷當日賓客之游太守之醉不知平山堂下

穎川西湖又當何如但覺衣冠談笑若斯亭所獨留

以予後人之尙友

時雨

忝冒纓紱作吏廿年浩然青

山仰企醉翁歸田之錄重尋舊遊而醉翁亭已鞠爲

茂草大兵之後宇內名勝蕪廢十七八

時雨

滁人言

滁怒焉傷之拙宦退畊莫慰其修復之志盱眙吳勤

惠公時任蜀帥方將移家爲滁寓公

時雨

雅故以書

干之慨乎同心使相曾文正公學歐公之學者也題
名首倡於是鄂帥李公喆弟節相繼之皖大府英果
敏公今浙閩制府何小宋方伯皖人督師劉省三軍
門以下各分俸畀

時雨

樂觀厥成顧斯亭舊觀未盡

還也

時雨

養疴石城講院蓄此耿耿又七年矣今年

復布書問當路巨公得裕壽山中丞盧藝圃方伯胡

履平廉訪提挈羣賢再畀兼金

時雨

繕完之志至是

而始遂其所以孳孳十餘年不惜以退廢之身數數
於當軸公卿若干以身家之私者而諸公之應之者

先後如響豈徒以山林寂寥中增此流連觴詠之區
付諸丹青發以詩歌云爾亦願宰治良吏皆觀感歐
公之流風善政而疆域乂安民物殷盛天下之太平
長若醉翁之世於是乎酒甘泉冽嘯詠名山氣象如
斯不亦美乎時雨老矣撫滁山之草木有生敬於昔
賢且生敬於諸公之好古樂善曷敢輕言尙友也哉
醵資並依漢人碑陰之例具題名於貞石焉
清光緒七年龍集辛巳十一月

寄題醉翁亭

歐陽修

瑯琊谷口泉分流漾山翠使君愛清泉每來泉上醉

醉纓濯潺湲醉吟異憔悴日暮使君歸野老紛紛至
但留山鳥啼與伴松間吹借問結廬何使君遊息地
借問醉者何使君閑適意借問鑄者何使君自爲記
使君能若此吾詩不言刺

題滁州醉翁亭

前人

四十未爲老醉翁偶題篇醉中遺萬物豈復記吾年
但愛亭下水來從亂峯間聲如自空落瀉向兩簷前
流入巖下溪幽泉助涓涓響不亂人語其清非管絃
豈不美絲竹絲竹不勝繁所以屢攜酒遠步就潺湲
野鳥窺我醉溪雲留我眠山花徒能笑不解與我言